

16000
1

辽 帝 的 柴 册 仪

舒 焚

辽朝的契丹族，有他们本族的种种饶有兴味的礼仪。这些礼仪，来自他们远自辽朝建立以前的漫长历史，来自他们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悠久传统，来自他们的原始宗教的浓重遗存，以及来自他们从其上世祖先以来所形成的种种古老风习。

契丹族的礼仪，是我国古代礼仪中的一支，是中华民族古代礼仪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除了来自上述诸端外，还来自契丹族文化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长期交流和互相交融，互相结合。

契丹族的礼仪，和汉族等族的礼仪一样，一方面有民族整体的礼仪，另一方面又有其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的礼仪。在旧时，能够受到史臣、学者的特别重视的，在旧史书中，有幸得到记载的，几乎都是社会上层的礼仪，是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统治者的礼仪。

辽帝的柴册仪，也称柴册礼，就是这样的礼仪之一。它是辽朝统治阶级、统治集团金字塔的尖顶即统治者的礼仪。

尽管如此，柴册仪还是值得给以留意的。因为它虽然直接关联着的是辽朝的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但是，它和契丹族社会以及辽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侧面都有着许多关联，因而也和辽朝的广大人民有着间接的关联。

而且，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作用，其内容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以及不断增饰、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和上述各种关联又是纠结在一起

的。

在这里，试对辽帝的柴册仪作一些粗浅的观察。不当之处，请多指正。

(一)柴册仪的重要性

柴册仪是辽朝的吉仪中至关重要的礼仪。它表示皇帝的最高统治权获得了贵族统治集团乃至统治阶级全体的普遍承认和一致拥护。它既是吉仪中最重要的一种，也是吉、凶、宾、军、嘉五礼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任何其他礼仪都是以承认和拥护这一最高统治权为前提，都是以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特别是以统治者为中心而形成，而规定的。

《辽史·国语解》说：

“柴册，礼名。积薪为坛，受群臣玉册。礼毕，燔柴，祀天。阻午可汗制也。”

柴，指堆积成为高坛的薪柴。册，指辽朝皇帝接受群臣奉献给他的，玉制的简册。柴册，指辽帝登上柴坛，接受群臣所上的，表示共同衷心推戴的玉册。柴册仪，指专意为此而举行的礼仪。礼仪仪式的末尾，是焚烧积成柴坛的那些薪柴，使得柴烟升腾，上达九霄，用以报告想像中的昊天上帝：“臣皇帝某于某年月日即位或继位了！”同时，隆重地致祭于这一最为尊贵的天上神灵。

柴册仪不是辽朝建立后才有的礼仪。它的重要性也不是辽朝建立后才存在，不过重要性的具体含意到辽朝建立后有所不同了。

这一礼仪创制于遥辇氏阻午可汗时期。那时，这一礼仪当然是雏型的。当时创制这一礼仪并开始举行，是为了重新肯定部落联盟中的契丹族贵族内部“民主”，重新肯定贵族内部“民主”选汗即选举联盟长的制度。

在大贺氏部落联盟之末和遥辇氏部落联盟之初，这种制度曾经发生

严重的危机并遭受强暴的破坏。大贺氏联盟最后的四任联盟长，受到联盟两首长之一的军事首长可突于的蔑视和迫害。其中两任联盟长甚至被可突于杀死。遥辇氏部落联盟之初，军事首长仍然是可突于。这时，联盟中的一个贵族反对派首领过折，率领自己的一派势力，起来杀掉了可突于，并且在斗争中竟把第一任联盟长屈列也杀掉了。过折就一身而兼任了联盟长和军事首先两职。不久，可突于一派的新首领涅里，率领自己的一派势力，又起来杀掉了过折，并支持和屈列同一氏族的迪辇组里为联盟长，尊称之为阻牛可汗。而涅里本人担任了权力很大的军事首长。

在这样情况下担任联盟长的阻牛可汗和担任军事首长的涅里，以及追随他们，支持他们的贵族们，不言而喻是贵族内部“民主”选汗制度的拥护者。在联盟长即将正式就任之前，他们特别创制了柴册仪；当联盟长正式就任的时候，就举行了柴册仪。他们以此来重新肯定贵族“民主”选汗制度，巩固它，保证它，企望它重新传之久远。这在当时是有利于部落联盟的安定和发展的，是值得肯定的。

这时的军事首长涅里，是迭刺部的首领，其职位是夷离董，因为军事首长是联盟的两首长之一，所以，涅里正式就任夷离董的时候，也必然要举行柴册仪。这样，才可以表明两首长权力相等。而且在事实上，军事首长的权力已经越来越变得超过联盟长了。夷离董的正式就任，必须举行柴册仪。可以从下引《辽史·逆臣传上·耶律辖底》的记载中得到证明。

《逆臣传上》说：

“遥辇痕德董可汗时”，耶律辖底的“异母兄罨古只为迭刺部夷离董，故事，为夷离董者得行再生礼（也称再生仪，是可以单独举行的礼仪，而在举行柴册仪时，它又是柴册仪的一个组成部分），罨古只方就帐易服（这是再生仪仪式规定要做的事），辖底遂取红

袍，貂蝉冠（都是罗马只马上要穿戴的），乘白马而出，乃令党人（指耶律辖底追随者或同伙，爪牙）大呼曰：‘夷离董出矣！’

众皆罗拜，因行柴册礼，自立为夷离董”。

这一记载说明，现在的夷离董可以举行再生仪，即单独举行再生仪，也就是不作为柴册仪的组成部分而举行再生仪，而刚刚被选为夷离董，有待举行柴册仪的贵族人物，也可以举行再生仪，但却是作为柴册仪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举行再生仪，再生仪举行后，就举行柴册仪本身，

又说明，柴册仪是担任夷离董职务之必需，只有举行了柴册仪，才可以确定其为夷离董的身分。前面已说到涅里担任军事首长可夷离董的职务一事，从这里可以知道，他正式就任时是一定要举行柴册仪的。

又说明，到了遥辇氏末期，柴册仪所要体现，所要巩固的贵族内部“民主”选举制度，实际上又被有些贵族蔑视了，践踏了，而且程度是很严重的，耶律辖底居然能够用这样并非特别强有力的阴谋手段，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夷离董的职位。

又说明，尽管贵族内部“民主”制度又遭到了蔑视和践踏，但是柴册仪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还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逾越的。如果哪一个有资格被选为夷离董的贵族人物要想真正担任夷离董职务，他就非举行柴册仪不可，甚至像耶律辖底这样用阴谋手段夺取夷离董职位的贵族人物，也不能置柴册仪于不顾，而是必须举行它。

然而，这毕竟是柴册仪和贵族内部“民主”制度遭到了更大的危机。

这一危机是和契丹族社会的新发展相伴随而来的，契丹族奴隶社会已经快要走到它的繁盛阶段，在社会金字塔顶端，奴隶主贵族的权力需要更加集中，更加强大有力，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联盟长这种两首长的制度，已经渐渐不适用了，贵族内部“民主”制度的危机，正表示两首长必须向唯一首长的方向推移。

早在大贺氏时期，贵族内部“民主”选举联盟长，联盟长的人选就必须限制在大贺氏族内产生了。到了遥辇氏时期，这一制度照样坚持，并且有了新的发展。不仅联盟长的人选必须限制在遥辇氏族内产生，而且从涅里担任军事首长开始，军事首长也必须限制在迭刺部这一部落内产生。权力已经进一步集中了。

到了遥辇氏末期，随着俘掠奴隶人数的迅速增加，军事首长的权力更迅速增大起来。夷离菟耶律释鲁升任为于越，于越是一个新设的职位。它使军事首长的权力更加超过联盟长的权力，并且为部落联盟过渡到契丹族奴隶主贵族皇朝开辟了道路。

于越耶律释鲁后来被奴隶主贵族内部互相勾结的几股势力阴谋杀死了。几股势力中就有耶律辖底。他们并不是反对耶律释鲁的升任于越威胁了贵族内部“民主”，而是和耶律释鲁争权夺利。

耶律释鲁的被杀害，并不能阻止部落联盟过渡到皇朝。这一过渡却因耶律释鲁的被杀害而激发出更多的活力。耶律释鲁的侄儿耶律阿保机本来是耶律释鲁的亲兵部队长，他在大批俘掠奴隶的战争中不断取得新胜利，在处理联盟内部的矛盾中也做得稳重妥贴。他升任夷离菟，又升任于越，时间很快逼近了他结束部落联盟而建立皇朝的那一天。

这时候，追随他，支持他，拥戴他，围绕在他周围的契丹族奴隶主贵族越来越多。一些汉族统治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或系俘掠而来，或系投奔而至，也归入了他的掌握。其他民族的一些上层人物也逐渐来到他的麾下。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这一大批能够出谋画策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注视到了柴册仪。

有些贵族人物不是在蔑视和践踏贵族内部“民主”，不是在把柴册仪仅仅看作一个不能没有的“躯壳”而利用它争权夺利么？那么，好，耶律阿保机及其周围那些支持他，为之服务的人，坚决主张恢复贵族内部

“民主”，主张赋予柴册仪以新的灵魂。这就是说，要使传统的礼仪柴册仪为新产生的皇朝而服务，使贵族内部“民主”要为全力支持皇帝的最高统治权而发扬。

肯定这一主张和推行这一主张的努力，是符合于当时契丹族社会的发展，契丹族奴隶主贵族统治地区形势的发展的。耶律阿保机及其继承帝位的子孙们作为皇帝而取得，行使的最高统治权，因而更加得到保证。柴册仪经过必需的，历次的增饰，获得了新的灵魂，它的新的重要性也因而一次次地显现出来。

（二）举行柴册仪的记录

辽朝的皇帝，西辽不计在内，先后相继，共有九个。在《辽史》中，七个皇帝有举行柴册仪的明文记录；两个皇帝有举行柴册仪的明显或不够明显的迹象的记录。他们按规定每人举行一次，两百年间共举行九次（但是，太祖耶律阿保机是第一个皇帝，皇朝正当初创，柴册仪也刚刚被赋予新的生命，他也许举行了不止一次，当然他也有可能只举行了一次。）

下面是那些记录，

第一次 举行者太祖耶律阿保机。

《辽史·太祖纪上、下》没有他举行柴册仪的明文记录，但确有三次可以说成是举行柴册仪的明显迹象的记录。

一次是他即位而尚无年号的元年（907年）“春正月庚寅，命有司设坛如于王集会场（六字，地名），燔柴告天，即皇帝位”。设坛，燔柴告天，这都是举行柴册礼的明显迹象。从此，他成为能够“御正殿受百官及诸国使朝”的“天皇帝”。

一次是七年（913年）“十二月戊子，燔柴于莲花乐”。这之前的“十一月，祠木叶山，还次昭马山，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

凶仪”。很像是为十二月的“燔柴”作各种准备。这一年，他取得了平定“诸弟之乱”的全面胜利，自五月末至八月间，对大多数反叛者分别给予了刑罚，并且对许多平叛有功者论了功，行了赏。这也是很值得燔柴告天的。

一次是神册元年（916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迭刺）部夷离董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属国，属部的首领们）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如果未建年号的907年那次即位还有点不够正式（因为那次即位后还有“诸弟之乱”，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拥护），那么，这次总算是正式即位了，是值得举行柴册仪的。但也许不是这样，而是这次应当称之为“皇帝受册仪”，如《辽史·礼志五》之所说。）后来，圣宗耶律隆绪太平元年（1021年）十一月曾经举行皇帝受册仪，“文武百僚奉册上尊号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见《圣宗纪七》。）

耶律阿保机在上述三次之中，总有一次是举行了柴册仪的。以907年的一次可能性最大，那是部落联盟的结束，契丹族奴隶主贵族皇朝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仪式一定是极其隆重的。虽然比起后来的各帝，也许比较朴素无华吧。

第二次，举行者太宗耶律德光。

《太宗纪上》说：

天显二年（927年）“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群臣请于后（地皇后述律平）曰：‘皇子大元帅勋望，中外攸属，宜承大统。’后从之。是日即皇帝位。癸亥，谒太祖庙。丙寅，行柴册礼。……壬申，御宣政殿，群臣上尊号曰嗣圣皇帝”。

当时，可以作为皇帝人选的只有耶律德光及其兄耶律倍两人。耶律

德光在其母述律平支持下，早已取得了对耶律倍的优势。他的继位为皇帝，是水到渠成。柴册仪也就很快地举行了，正式宣告他继承了辽朝的“大统”。

第三次，举行者世宗耶律阮。

《世宗纪》说：

大同元年（947年）“夏四月丁丑，太宗崩于栲城。戊寅，梓宫次真阳，即皇帝位于柩前。……

九月壬子朔，葬嗣圣皇帝于怀陵。丁卯，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为天禄元年”。

耶律阮继位为皇帝，他的祖母述律平，三叔耶律李胡是反对的。述律平支持的是耶律李胡，但是契丹族贵族中的多数支持耶律阮，经过兵戎相见，会面争论，以及耶律阮不得不把祖母，三叔“迁于祖州”，然后他才继了位，安葬了二叔耶律德光，然后为自己举行了柴册仪。从此他开始放心大胆地行使他手中的最高统治权。

第四次，举行者穆宗耶律璟。

《穆宗纪上、下》没有关于耶律璟举行柴册仪的明文记录；但是有两次可以看成是举行柴册仪迹象的记录。

一次是“天禄五年（951年）秋九月癸亥，世宗遣害。……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号曰天顺皇帝，改元应历”。他的继位，是在杀害他的堂兄耶律阮的察割等已被处死之后，虽然还存在着阴谋和他争夺帝位的潜在势力，但是，大多数贵族是明白无误地支持他的。他继位不久，按理应当举行柴册仪，没有明文记录，当是漏记。

一次是二年（952年）“十一月……己卯，日南至，始用旧制行拜日礼”。虽然拜日仪是可以单独举行的，但是，这次是“始用旧制行拜日礼”，意义可能不同一般，“旧制”二字，所指的可能是按照旧有

传统而举行柴册仪。而拜日仪是作为柴册仪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举行的。这一年，正月有“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六月有“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瀚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七月有“政事令娄国，林乐故烈，侍中神都，郎君海星等谋乱就执”。这些记载，一方面显示出政局的不稳，另方面也显示出终于一次次解决了政局不稳的问题。因此，是值得举行柴册仪以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的。

这两次之中，当有一次是举行了柴册仪的。

第五次，举行者景宗耶律贤。

《景宗纪上》说：

“应历十九年（959年）春二月……己巳，穆宗遇弑。帝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百官上尊号曰天赞皇帝，大赦，改元保宁。……

“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册礼，祠木叶山，驻蹕鹫谷。

耶律贤的继位，大约起初仅其堂叔太平王罽撒葛（耶律贤之弟）是有争夺帝位之意的。他二月间继位后，罽撒葛于三月逃亡，却又于同月回来“入朝”。四月，耶律贤进封罽撒葛为齐王，并以改封和封王的措施安抚了赵王喜隐等，也加封了自己的弟弟们为王。然后举行了柴册仪，以肯定自己的帝位的牢不可拔。

第六次，举行者圣宗耶律隆绪。

《圣宗纪一》说：

乾亨“四年（982年）秋九月壬子，景宗宗崩。癸丑，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皇后（睿智皇后萧绰）奉遗诏摄政。诏谕诸道……

“各十月己未朔，帝始临朝。辛酉，群臣上尊号曰昭圣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次年，即统和元年，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大

赦。”

《圣宗纪五》说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册礼。

“十二月乙酉……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于行宫。壬辰，遣使报哀于宋、夏、高丽。……己酉，诏免贺千龄。”

耶律隆绪于乾亨四年九月继位，到统和二十七年十一月才举行柴册仪，是在继位的二十八年之后，这当然是因为他的母亲萧绰长期摄政的缘故。《辽史·后妃传》说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圣宗称辽圣主，后教訓为多”。耶律隆绪继位时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当然需要母亲摄政，后来虽然他长大了，但是精明强干，明达治道的母亲仍然多方面地起着保持辽朝强大、繁荣、安定的作用，母子关系也是很好的。《契丹国志·圣宗天祚皇帝》说，耶律隆绪对她“每承顺，略无怨辞”。一直到她病故之前（她病故时为五十六七岁）一个多月，他才举行了柴册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例。

第七次，举行着兴宗耶律宗真。

《兴宗纪一》说

太平十一年（1031年）夏六月己卯，圣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壬午，尊母元妃萧氏（萧绰）为皇太后。……辛卯大赦，改元景福。……

“十二月……皇太后听政，帝不亲庶务，群臣表请，不从。……

“重熙三年（1034年）……五月……皇太后还政于上，躬守庆院。……

“四年（1035年）……十一月……乙酉，行柴册礼于白岭。

大赦。”

耶律宗真太平十一年六月继位。重熙四年十一月举行柴册仪，中间相隔四年多。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掌握政权三年之久的缘故。《后妃传》说：重熙三年，她“阴召诸弟（她的弟弟们）议，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谋白帝。帝收太后符玺，迁于庆州七括宫（这就是《兴宗纪一》‘皇太后还政于上，躬守庆殿’的实情）。六年（1037年）秋，帝悔之，亲驭幸迎，侍养益谨，后常不怪”。母子之间的感情，是比萧绰和耶律隆绪之间大大不如的。耶律宗真在她“还政”于他之后，又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才举行柴册仪，看来他是十分谨慎从事的。

第八次，举行者道宗耶律洪基。

《道宗纪一》说：

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秋八月己丑，兴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哀恸不听政。辛卯，百僚上表固请，许之。……辛丑，改元清宁，大赦”。

清宁四年（1058年）“十一月癸酉，行再生及柴册礼。宴群臣于八方殿。辰，御清风殿受大册礼，大赦”。

第九次，举行者天祚帝耶律延禧。

《天祚帝纪一、二、三、四》没有举行柴册仪的明文记录。但是《纪一》中有“文武百官加上尊号”的记录，而《后妃传》的明文记录证明“上尊号”那一次也就是举行柴册仪。

《后妃传》说：

“天祚德妃萧氏（萧师姑）……寿隆（寿昌）二年（1096年）入宫，封燕国妃，生子挾鲁。乾统三年（1103年），改德妃，以柴册礼，封挾鲁为燕国王，加妃号‘赞翼’。”

“天祚文妃萧氏（萧瑟瑟）……三年（1103年）冬，立为文

妃。……以柴册，加号‘承翼’。”

《天祚帝纪一》说

乾统三年（1103年）……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号曰惠文智武圣孝天祚皇帝，大赦”。

对于上述九次柴册仪，《辽史》各传的其他个别传中也有关于耶律隆绪、耶律洪基举行这一礼仪的记录。《萧孝穆传附徽八》有：

“以柴礼恩，加检校太傅，永兴宫使，总领左右护卫，同知点检司事。”《刘六符传》有：“定宗即位，将行大册礼”，北院枢密使萧革和刘六符对举行的地点有不同的建议，结果是“上从其议（听从了刘六符的建议）”。这里的“大册礼”多半是指柴册仪。

从上述多处的记录可以看出，辽朝九帝都是举行了柴册仪的。

又可以看出，举行柴册仪的月份多数是在十一月。十一月举行柴册仪，开始于耶律德光，耶律阮提前到九月，耶律璟有两次可以看作是举行这一礼仪的记录，一在九月，一在十一月。而十一月那一次更像一些耶律璟以下的耶律贤、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耶律延禧，真不在十一月举行。

又可以看出，举行柴册仪的年份，前几帝主要在即位或继位的同一年，后几帝都在以后举行。耶律阿保机是在即位的同一年或以后（或在第七年，或在第十六年），耶律德光、耶律阮、耶律贤是在继位的同一年，耶律璟是在继位的同一年或以后（第二年），以下耶律隆绪至耶律延禧都在继位以后（分别为第二十八年、第五年、第四年、第三年）。他们为什么在即位或继位以后一年、几年以至二三十年才举行柴册仪，自然有各自的原因，前面已经讨论了几帝的原因。

尤其是又可以看出，柴册仪在各帝说来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大事。他们举行柴册仪，一方面是一个回顾，回顾自己的“功业”的隆盛或自己

的继位身分的无可动摇，因而又着重地回顾了贵族们对自己的拥护和服从。另方面又一是是一个开端，即作为辽朝统治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将在以后多少年中实行“长治久安”的统治的开端，因而要求贵族们向自己提供更大的拥护和服从。

(三) 柴册仪的仪式

1. 仪式之甲

柴册仪的仪式是怎样的？这在《辽史·礼志一》和宋人王易的《燕北录》中各有记载，两者所记，很有不同，现在把前者记载的仪式称为仪式之甲，后者的记载称为仪式之乙，先看看仪式之甲吧（阿拉伯数字是仪式项目次序）：

1. “柴册仪，择吉日。

2. “前期，置柴册殿（殿，大都指的是帐殿）及坛，坛之制，厚积薪，以木为三级坛，置其上（把木制的三级坛放置在堆积的薪柴上），席（铺设）百尺毡，龙文方茵（方形的垫子或褥子），又置再生，母后，搜索之室。

3. “皇帝入再生室（从这里起到‘翼日’之前，是指所择的吉日那天的事），行再生仪（作为柴册仪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举行），毕，八部之叟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册殿之东北隅。

4. “拜日（拜日仪也是作为柴册仪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举行），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

5. “皇帝疾驰，仆（从马上摔下，仆倒在地），御者，从者以毡覆之（御者是外戚之老者，从者是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的八部之叟，他们用毡覆盖住仆倒在地的皇帝）。

6. “皇帝诣高阜地，大臣，诸部帅列仪仗，遥望以拜。

7. “皇帝遣使敕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当选贤者，冲人不德，何以为谋（我何足以谋事）？’群臣（包括大臣，诸部帅）对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咸愿归心，敢有他图！’

8. “皇帝令曰：‘必从汝等所愿（如果一定要我听从你们所愿的话），我将信明赏罚，尔有功，陟而任之；尔有罪，黜而弃之。若听朕命，则当漠之（则当听从你们，共作计议）。’金曰：‘唯帝命是从’

9. “皇帝于所识之地（识，或当通‘适’，所识，所到），封（堆积）土石以志之，遂行。

10. “拜先帝御容。

11. “宴飧群臣。

12. “翌日（第二天），皇帝出册殿（昨天宴飧群臣后，也许就在册殿住宿），护卫太保扶翼升坛（《辽史·百官志一》有北，南护卫，各有左，右护卫司和左，右护卫太保）。

13. “奉七庙神主置龙文方茵（这肯定是说的道宗耶律洪基举行的册册仪，七庙指太祖耶律阿保机到兴宗耶律宗真，共七帝）。

14. “北，南宰相率群臣圜立，各举毡边（百尺毡的边沿），赞拜。

15. “訖，枢密使（当指北，南两院枢密使）奉玉宝（玉玺，太宗耶律德光灭晋，从中原皇朝得来），玉册入，有司读册。

“訖，枢密使称尊号（奉给皇帝的尊号）以进，群臣三称‘万岁’，皆拜。

17. “宰相，北南院大王，诸部帅进赆，白羊各一群。

18. “皇帝更衣，拜诸帝御容。

19. “遂宴群臣，赐赉各有差。”

仪式之甲中的仪式项次有如上一十九项。这里有一个重大遗漏，就是遗漏了燔柴祀天。《辽史·国语解》弥补了这个重大遗漏。燔柴祀天这一个项次，当在第18、19两项次之间。加上了燔柴祀天，仪式项次才完善了，共为二十个项次。

燔柴祀天是不能遗漏的。如果不燔柴祀天，何必堆积薪柴为坛？又怎么能把辽帝即位或继位这样的大事上达“天听”？

燔柴祀天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项次。契丹族有拜天的传统。他们把他们的始祖，始祖母说成是神人和天女或天神和仙女。他们的贵族最高首领燔柴祀天，早有渊源。但这又不只是契丹族所独有的事物。它是契丹族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及其后裔汉族所共同拥有的事物。在中原地区，燔柴祀天早已存在。

《礼记·祭义》说

“燔柴于泰坛，祭天也。”

孔颖达疏：“燔柴于泰坛者，谓积柴于坛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气达于天也。”

中原地区“积柴于坛下”；而契丹族把木坛置于积薪之上；中原地区“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而契丹族是否也这样，在柴册仪中未见记载。但是在他们“烧饭”的习俗中却有关似的做法。虽然有某些细节的不同，然而从本质来看，以及都娶“使气达于天”来看却是共同的。

泰坛，《新唐书·礼乐志》，《宋史·礼志二》称之为“燎坛”就是专门用于祭天的。

早自先秦，晚迄唐、宋，不论是在大一统的时期，还是在非大一统的时期，中原王朝或皇朝的统治者，燔柴祀天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而契丹族首领，从北魏时期开始，就向中原皇朝朝贡，并受中原皇朝赏赐。

唐玄宗李隆基时，大贺氏部落联盟正处于它的末期，它的最后两任联盟长是唐松漠都督咄子、邵固。他们都尚唐朝公主。邵固还曾经在开元十三年（735年）冬随从李隆基封禅泰山。中原皇朝的礼仪燔柴祀天等礼，契丹族首领或有耳闻，或有目睹，早已能详。所以，继大贺氏部落联盟而起的遥辇氏部落联盟，其第三任联盟长阻午可汗及其助手们参照中原皇朝礼仪，揉合本族风俗习惯，创制出柴册仪这一礼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仪式项次的第3、第4中，前导后扈，左右扶翼皇帝到册殿的东北隅的，是八部之贵，皇帝乘马，为皇帝作御者的，是外戚之老者。他们是契丹族贵族中，特别是帝、后两族中年高德劭的人。他们作为契丹族贵族中，特别是帝后两族中受尊敬的长者，共同拥护皇帝继位或即位。这是有权威的拥护。

仪式项次的第5中，“皇帝疾驰，仆，御者，从者以毡项覆之”，这无疑是一个惊险的场面。皇帝纵马飞奔，忽然从马上跌下来，仆倒在地，这当然不是雍容不迫的举止，而是剧烈摔跌的动作。其中包含着受伤，甚至不测的危险性。如果契丹族没有世代从事畜牧，习于尚武骑射的久远传统，契丹族贵族没有人人自幼鞍马奔驰，射猎为乐的长期锻炼，是不可能把这样的惊险动作置入礼仪的。皇帝所乘的马如此狂奔，或许就是到了为皇帝作御者的外戚之老者重重鞭策，才弄到竟把皇帝掀落马下。外戚之老者或许就是以此来试验皇帝的骑术，并象征性地试验皇帝在遇到危局时化险为夷的潜能，以及始终能够驾驭群臣，牢牢掌握最高统治权的魄力。

仪式项次的第7、第8中，皇帝和大臣、诸部帅的问答，显示了早期契丹族贵族内部定期“民主”选举首领的遗意，更显示了这一遗意在契丹族贵族皇朝建立后的修改和变化。

遗意表现在，虽然辽朝各帝的继位已经以父子相继为基本形式，但是继位的皇帝还是要作这样的推让，然后才接受群臣的拥护和推戴。这和中原皇朝同一朝代内的类帝先后相继不同。在中原皇朝同一朝代内的各帝先后相继中，需要作这样的推让的，是特例，而不是像辽朝这样以之为一般的形式。

修改和变化表现在，在君臣问答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现出了以世袭的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局面已经牢固确立，表现出了对中原文化的深刻摄取。虽然皇帝还是作了推让，但是，那些问答词句中的精神，已经很像中原皇朝某些由诸侯入继大统的皇帝以及拥戴他入继大统的大臣们之所言。而且，这些毕竟已经是行礼如仪的了；辽朝各帝的继位至少从圣宗耶律隆绪继其父圣宗耶律贤为帝开始，在人迹上都是十分确定的了。

柴册仪既显示了契丹族本族的文化，又显示了中原文化，显示了契丹族对中原文化的深刻摄取。它是契丹族文化和中原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之一，是悠久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支——辽文化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产物之一。

2. 仪式之乙

仪式之乙是《燕北录》中记载的柴册仪仪式，记载一开始就说明这是道宗耶律洪基举行的柴册仪。

“清宁四年（按即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戊戌岁十月二十三日，戎主一行起离靴甸，往西北约二百七十余里，地名永兴甸，行柴册之礼（以上记耶律洪基前往举行柴册仪的地方永兴甸），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围内宿泊（以下是仪式项次）。

1. “二日，先于契丹官内揀选九人与戎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赐戎主所著（着）衣服一套，令结束（使穿着装束起来）。

2. “九人假作戎主，不许别人知觉，于当夜子时与戎主共十人相